

证 人 席^{*}

日本) 井手雅人

洪 旗译

1. 黎明前的街景

点点的街灯如同一只只惺忪的睡眼,街上一个人影也看不到。这是破晓之前平静的地方城市。

画外音: 如果你一味关注这种景象,会以为它一天有十五个小时都处于沉睡之中。
(叠化)

景象突然一变。

警车和技术鉴别车发出刺人神经的警笛声纷纷开到。

一群看热闹的人聚拢过来。

招牌上的字迹: 山田广播器材店。

画外音: 初看上去,这只是一桩常见的、普普通通且并不曲折复杂的事件。

2. 山田广播器材店·内景

警察们在血迹斑斑的屋子里进进出出,忙着各自的工作。

被检验的尸体(山田德三)。

法医详细地叙述着检验情况,工作人员在作笔录。

法医:全部为刀伤.....下颌一处.....心窝一处,右前胸一处.....共计九处.....死因为大量失血所致。凶器是.....单刃尖头、类似剖鱼刀那样的锐利刃器.....

刑警 A 向主任警部说明案情。

刑警 A: 有两名店员夜里住在那边的小屋里。

* 译自《井手雅人·人和电影剧本》(日本电影剧作家协会出版,1991年)——编者

檐廊的边上有一间简陋的小木屋，与檐廊之间只有不足一间屋子宽的空地。

刑警 A：据说，在早上五点钟左右，他们听到夫人的叫喊声，也没弄明白到底是失了火还是有小偷，（转向一侧）对吧？

站在空地边的两位少年（坂根和柳原）用力点点头。

似乎是事件的严重性使他们紧张到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程度。

主任警部（对刑警）：然后呢？

3. 山田广播器材店・小木屋内

坂根和柳原呼地从被窝里坐起身。

两个人在黑暗中侧耳倾听。

“咔啦咔啦”的声音引起他们的注意。

不过，他们还有些懵懵懂懂的弄不清怎么回事。两人对望了一眼，然后不约而同地慢慢站了起来。

4. 同・外景

两个人探出头来，脸上还挂着一副没有完全醒过来的神情。

沉沉的夜色中，天边开始显露出一丝淡淡的鱼肚白——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雄鸡的啼声。空地对面正房檐廊上的玻璃窗开着。

正房里一片漆黑——两个人睁大眼睛，好像要看清正房黑暗中的情形。

坂根（朝正房内）：老板……太太……出什么事啦？

5. 验尸的现场

刑警 A：被害者死时的姿势就像靠着柱子坐在那里。夫人带着和她同睡的小女儿……（看着两个少年）叫什么来着，那个孩子？

柳原：叫……道、道子……道子。

刑警：她和那个孩子一起，打着手电筒在店铺里查看。

6. 当时的现场

漆黑一片。

黑暗中突然闪现出一团光亮。

打着手电筒四处查看的洋子（山田德三的妻子）从前面的店铺返回，道子紧紧拉着洋子的衣袖。

手电筒的光线照到了歪倒在柱子边的德三，正弯着腰伸头探脑往正房里张望的坂根和柳原顿时惊呆了。

洋子“啊”地一声叫起来，声音似乎堵在嗓子里。不过她很快就又挺直了腰板。

洋子：柳原，你马上到市民医院去叫大夫来！坂根快去昭和町通知家里人！

7. 验尸的现场

刑警 A：昭和町的家里人是指被害者的四个孩子和一个女佣人。因为在这间店铺旁边他正在兴建一座四层楼的新店……生意真不错……昭和町是他们暂时居住的地方。

主任：没有打开电灯吗？

刑警 A：是的。（转头看着坂根）

坂根：嗯……噢，我……让警官先生查……查了……那……那里……（边说边伸手指着一边）。

8. 同·屋顶部

电线在引入房间的地方被切断了，断头两端都弯成 U 型，看来是在修理电器。

刑警 A：电线被弄成这样挺怪；……电话线也断了。问店员为什么电线这么断着，他说让人修理。

主任警部：叫坂根的那个店员说起话来有些迟钝吧？

刑警 A：他说的好像是要修理萤光灯，说是……打开开关后灯总不爱亮……

正在检查电线的警员插话进来。

警员：电线被刃器先割断之后再用手折开……断口就变成这样……

刑警 A：此外，还有件事挺蹊跷，……

9. 建筑中的新店后面

在建筑物外的墙壁上插着一把匕首。

主任警部：哎，这是否含有恫吓的意思呀？

刑警 A：匕首就这么插着，可能有这种含意。这是那个年轻人在不远处的井边洗脸时发现的。

柳原站在一旁，与主任警部和刑警 A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刑警 A 拔下匕首。

刑警 A：被害者的家人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与此有关的线索。匕首

上没有血迹,而且被害者的伤口和这把匕首也不吻合。

鉴别员:匕首是用日本军刀截短后做成的,瞧这儿,还有这里……是沙轮打磨过的痕迹。

主任警部:做得很粗糙。

刑警 A:是啊是啊。如果是黑帮人物用的,拿这么差劲的家伙的人进入黑道的时间也不会有多长。

站在一边的两位少年已经被他们遗忘了。

10. 医院·医疗部

主任警部在听取医生讲解洋子的伤势。

旁边坐着山田的孩子们,他们是,长女龙子,次女光子,长子斌和三女道子。

医生:刀子是从肋部……就是这个部位,还有背部……这个部位刺入的,每一处都没有伤及内脏。

主任警部(对龙子):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你妈妈的伤口很浅……大家都要坚强起来。

龙子(含着眼泪,默默地点点头):……

11. 同·洋子的病房内

洋子躺在病床上讲述事情的经过。

洋子:……因为我丈夫今天要乘头班火车外出募集资金……大约在早上五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因气喘病发作咳嗽起来,就醒了……随后,听到他问我说……很难受吗?侧着躺是不是好一点儿……我说,没关系……昨晚睡得还算好……接着,又过了五到十分钟的样子……

(划)

12. 山田广播器材店·内景

透过玻璃窗,有一个隐隐约约的人影在晃动。

山田:你起来了吗?

洋子仍然躺在床上。

山田:是谁?

但没有人回答。

德三和道子的枕头是并在一起的。

洋子:谁呀?是坂根吗?

依然没有回音——德三迅速站起身,向走廊走去。玻璃窗上的插销发出

‘咣当咣当’的声响, 窗户已经开了。

刚起了床的洋子猛地呆住了。

随着‘啊!’的一声抽气似的叫喊, 德三‘咚咚咚’接连重重地后退了好几步。一个黑乎乎的人影紧随着德三倒退的身影逼近前来。

洋子扑到道子的身上。

洋子: 道子!

13. 洋子的病房·内景

洋子: 他一边挣扎一边拚命向我挥手, 我觉得他是叫我赶快逃走……于是, 我拉起道子先把她推出了屋子……然后我也想往外跑……但身子一个劲地发抖, 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好不容易才迈了两步……那个人就从拉门边追了过来, 这时我只感到肋下一阵刺痛。后来我才知道, 我就是那时被刺伤的。接着, 我便拚命去追赶那个贼……

(划)

14. 山田广播器材店·后门

洋子光着脚跑出了檐廊。

洋子跑到新建商店工地的后门边, 往小巷里张望。

建筑物内黑洞洞的。这时, 朝向大街的前门突然打开, 一个人影飞快地跑出大门去了。

15. 警察署·调查室

道子在讲述当时的情景。

道子: ……妈妈把我叫起来……没开电灯……妈妈就站在拉门边……有个不认识的男人也在屋子里……

主任警部: 这个男人长得什么样子?

道子: 他蒙着脸呢……(努力抑制住抽泣)是蒙着脸的……就是这个蒙面人干的, 我看见了。

主任警部: 他蒙面的布是什么颜色?

道子: (想了一下): ……可能是茶色的吧……

16. 同·搜查部主任办公室

刑警 A: 说那个人的蒙面布是茶色的也好, 上衣是蓝色的也好, 又能确定什么呢? 在那么昏暗的光线下……十有八九看不准。而且, 也不能排除暗示的可能性。

主任警部: 但现场除了被害者之外, 只有洋子和这个孩子两个人呐。

刑警们感到了形势的严峻,都沉默不语。

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

主任警部(拿起话筒):对,是我……什么!以前的店员?(表情刹那间变得冷峻)喂、喂、喂……电话听不清……喂喂,说话呀!说话……

17. 小巷的甬路

一群人聚集在小巷口上。

警察将犯罪嫌疑人逮捕,他们用嫌疑犯的上衣蒙住他的脑袋,像对待牲口一样把他拖走了。

18. 叠印的报刊标题

“因私吞钱物而遭解雇,广播器材商被害事件是原店员所为吗?”

“安村有不在现场的确证,当局追查匕首来源,犯人是否和黑帮组织有关?”

19. 警察署·外景

随着“吱”地一声刹车声,轿车打横停住。一群报刊记者蜂拥着围上前去。

黑帮分子(细川)被刑警们抓着手腕带下车。闪光灯的灯光频频在他脸上闪亮。

20. 报刊标题

“日下组的黑帮分子、匕首持有者细川被逮捕。细川否认杀害广播器材商”。

21. 弹子房内·夜

通道两头的刑警们互相做了个暗示的动作,然后同时逼近一个正在玩弹子机的人。

双手猛然被抓住的男人(大隅)吃惊地抬起脸看着刑警。

22. 报刊的标题

“同案犯大隅被捕。当晚他曾以偷自行车为目的前往现场附近”。

“广播器材商被害案仍在调查中,拘留期限延长,疑犯仍然否认罪行”。

“大隅为兴奋剂中毒者,缺乏作证能力”。 (叠印)

“大隅被无罪释放,细川的拘留期限再次延长”。 (叠印)

“仍未找到真犯人的证据,广播器材商被害案陷入迷宫?” (叠印)

23. 德岛市地方检察院

象征检察机关权力的桐树图案。

24. 同·特别搜查部部长室

担任部长的检察官 坚定的声音——

: 总之,对于这起杀人案件,细川将不予起诉。

安井副部长和山口检察官。

山口看上去就像是参加司法考试而来实习的人员,属于那种既年轻又执着的类型。

: 从案件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七个月,找出了十几名犯罪嫌疑人,但哪一个都缺乏证据,只剩下最后一个细川孝吉也延长了三次拘留期限,还是什么也没搞出来——调查到如今仍然任何证据也找不到,这只能认为他是无罪的。

安井: 呃……我觉得,这样认定是妥当的。

: 那么,你手里就只剩下这个东西了。

办公桌上放着一把匕首。

三个人都无言地看着匕首。

安井: 对市警察署的搜查方法看来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检讨。

“部长,”山口抢着说道——

山口: 犯人会不会是他家庭内部的人?

:

山口: 从一开始搜查,市警察署就认为犯人是外部的,又认为犯人与黑帮组织有关,结果使得整体的搜查误入歧途。特别是对内部的搜查过于粗糙,几乎没有认真地进行过。其实,在这个案件中,内部这条线上有不少可疑之处。

安井: 说说看。

山口: 这类罪行,大体上不应该考虑是以偷窃为目的行为。在第一现场,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被盗,既无寻找过的迹象也没向事主询问过。而且,被害者全身竟有九处被刺,杀人的手法极其残忍又十分彻底。这更不是偷盗之类罪行的特点。我认为,很明显,此案应为一个对被害者怀有某种仇恨的人物所为,然而那时候,被害者山田德三同外界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仇恨。

安井试探地问 ,

安井: 部长,您的考虑呢?

: 哦……内部嘛……

安井: 是否重新再搞一次调查看看。

山口: 我认为, 这只能是内部人物所为!

25. 山田广播器材店

被查出各类帐本、文件、衣料以及修理工具等等。

这是由山口检察官指挥的彻底性搜查抄没行动。

站在店门边土间^①的龙子、洋子一边心惊胆战地望着他们一边小声嘀咕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都过去半年多了, 怎么现在又……”

十分不安的洋子。

26. 地方检察院审讯室

房门打开, 一位中年妇女站在走廊里, 领她前来的服部事务官——

服部: 进来……坐在那儿。

中年妇女在山口检察官的对面坐下。

山口: 你叫——柴田靖子, 是吧。

靖子: 对。

山口: 住在大阪市此花区××町120号。

靖子: 对。

山口: 德岛市驿前町的山田德三……前些日子被杀了……你知不知道。

靖子: 知道。

山口: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靖子的表情起了变化。

靖子: 我……是山田以前的……妻子。 (划)

葛西久子在接受审讯。

山口: 你妹妹的户籍为什么没有入到山田家? 他们在一起生活已经有十年了吧?

久子: 呃……为什么……据说, 他们从分割税金、不动产之类的财产方面考虑, 认为还是以各自的名义原封不动更有利些……所以就没有入籍。这事儿以前倒也说起过, 不过……

山口: ……有个叫黑木和江的女人你知不知道, 就是传闻和德三有点暧昧

① 日式房屋内未铺木板的场所。——译者

关系的那个人，此事你清楚吗？

久子：……哦……这个……

山口：这件事你妹妹没有向你说过些什么吗？比方说，因为自己没入籍，所以有些担心之类的话……我看，会说的吧，女人嘛。（划）

27. 审讯室·走廊

山口检察官走来，推开审讯室的门。

在被讯问人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他的模样长得很普通，但给人一种颇为坚韧的感觉。

山口和服部在低声商量着什么。男人坦然地望着他们，似乎打算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些什么来。

山口：你是——浜田流二？

流二：是我。

山口：职业？

流二：经营一家陶器商店。

山口：家里都有什么人？

流二：妻子和一个孩子……是男孩。

山口：和葛西洋子是什么关系？

流二：洋子的侄女是我的妻子。

山口：你今天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流二：大约，在八点钟左右吧。

山口：走哪条路来的？

流二：走的是国体路

山口：是直接到这里来的吗？

流二：不……顺路，到姑姑家去了一趟，然后，就到这儿来了……

山口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呵斥。

山口：你为什么去那儿！？为什么要去山田家？难道你不是被检察院传讯才出门的吗？

流二目瞪口呆。

山口：大概，你是被山田家的人叫去的吧，是不是！？

流二：那个……什么也……这么做不行吗？……只是顺路去了一下……

山口死死地盯住流二。

流二:因为是亲戚.....我是想.....在这件事上, 怎么着也会有些牵连.....

山口: 你——在山田家, 和他们商量过什么才来的? 嗯? 说一说吧。

流二: 什么也.....无关的.....

山口: 不可能没说! 你在山田家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呢!

流二(有些惊慌失措的样子): 那个.....哎.....哎.....

山口和服部盯着流二的目光十分犀利。

28. 浜田陶器店·外景

一个孩子(阿宽)跑进店里。

29. 同·内景

阿宽在玩具箱里乱翻。

流二有些魂不守舍的模样从外间的店铺走进屋里。

阿宽感觉到有些异常, 呆呆地注视着父亲。

流二没有留意阿宽, 径直走到水池旁拧开水龙接了一杯水。

流二举起杯子正要喝, 又停住了。

装满水的杯子一个劲地抖动。

不, 抖动的不仅是他的手。

流二出神地看着自己这只手。

“爸爸!”阿宽叫了一声, 流二似乎这才逐渐留意到阿宽的存在。

阿宽:爸爸, 你怎么了?

流二(没有回答):儿子, 过来。

流二把走到身边的阿宽紧紧搂在怀里, 仿佛是对自己作一次确认。

流二的眼中浮现出点点的泪光。

妻子高子带着龙子回到家里。

高子: 哎哟, 你已经回来啦.....龙子也和我一起来了。

流二(对龙子): 哦, 进来吧, 来。

边说边把龙子引进茶室。

龙子: 检察官那边是怎么个情形? 妈妈还从来没碰上过这样麻烦的事情呢。

流二: 什么样的情形? 因为是这种事, 当然不会像在脱衣舞场那么轻松自在啦, 哈哈、哈哈.....

高子: 你这是……

流二: 在那儿, 真让我听着了一堆叫人莫名其妙的混账话, 检察官们认为杀了德三的人是我呀!

龙子大吃一惊。

高子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流二: 他们问我, 德三身上穿的那件睡衣, 尸体解剖后为什么烧掉了。为什么? 那是警察处理的事情呀, 咱不过是个间接证人, 干嘛和我讲这些……我刚说了这么两句, 他们就这样……(猛地在桌子上狠狠拍了一掌) 冲我拍桌子, 说, 你做的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我们早就一清二楚了。这事就是你干的! 简直太……他们是专干这行的, 可他们玩的这一招却让我挡回去了。他们觉得烧掉睡衣的就是作案人, 所以冷不防地一问, 如果是真犯人, 一定在猝不及防之下会有所反应。但咱问心无愧、心胸坦荡。听了这, 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高子(气愤地): 他们这不是践踏人权吗!

流二: 发生那件事的前一天晚上, 因为过节, 来了四五位亲戚都住在咱家里……还真是帮了我呢。他们好像马上进行了调查, 结果证明我案发时不在现场。哼, 到头来, 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高子: 简直是欺负人。原来犯人都这样抓到的呀……难道你没有好好冲他们发几句牢骚就回来了?

龙子: 我和坂根、还有柳原已经连着三天都被他们叫去问话, 也是这副腔调、这么个问法……他们讯问时, 我也只能说我没有做过那件事, 可是……

流二: 没什么, 那些家伙们又不是小孩子……

龙子: 虽说是这样……但是自从出入检察院之后, 就经常听到有人说闲话。有时候……真怕自己晚上有什么不正常的乖僻举动, 觉得也许干点儿什么会好一些, 就去打打弹子, 或者在鱿鱼餐馆里消磨时间……

流二: 哈哈……有意思。

龙子: 最近, 总是被新闻记者缠住了采访, 我就对他们说, 检察院这帮人可惹不得, 你不知道吗? 难道没听过这种说法吗? ……后来, 连记者听我讲了之后也这样(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

高子笑了。

但流二这次却没有笑。

高子: 检察院这帮人可惹不得……这话说得真好, 哈哈……

流二只感到一阵厌恶。

30. 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部长室

正在举行搜查工作会议。

出席者包括部长检察官下属的各系统检察人员。

山口检察官在作报告。

山口：——以上这些，是在搜查过程中获取的人们对被害者妻子葛西洋子的印象。然而，在事件现场附近经营药店的黑田繁觉得，事件刚刚发生后的洋子给他一种十分怪异的印象。（以下变为案发时的画面）黑田听到小女儿的报告后从后门跑了过去。当他正准备从檐廊进去看看室内的情形时，不自觉地缩住了脚步一声不吭地愣住了。当时他见到洋子用手电筒照着浑身是血的德三的面孔，她没有一滴眼泪地凝视着德三……而且，发觉黑田后问“是谁？”时，竟是一种盘问责难的口气，不仅没有向他求援，反而显得好像因做案现场被发现而十分狼狈……（画面结束）洋子当时的举动不像一个被人杀害了丈夫的妻子所应有的态度，这一点给目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服部事务官将事先准备好的示意图挂到墙壁上。

山口：这是根据洋子的陈述绘制的被害者德三同犯人格斗时在室内移动路线的示意图。……此外，这里还有根据犯罪现场实地勘查的结果写的调查报告书……（以下变为案发时的画面）这是滴落的血迹……（被刺后正在滴下的血滴）而且，在拉门的门框和墙壁上也留有被害者的指纹……（被害者的手扶在墙上，随后滑落下去——留下了带血的指纹）再有，这是被害者足趾纹路的方向和脚的动作线……（脚的动作）倒下后尸体被拖拉的痕迹……（尸体被拖走后残留在榻榻米上的血迹——画面结束）……这些在现场留下的脚和手指的痕迹与这张示意图上的动作路线完全不符合。不用多说，指纹、血迹等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凭据。因此，我们只能认为洋子的陈述是不可信的。……其次，我们来看一下洋子对罪犯怎样刺伤她的供述……

山口指示着挂图。

山口：据洋子讲，她是被罪犯从右后侧追上时刺伤的。可是，这个伤口的方向却有点儿奇怪……当然，刚追上来时自然应该在这个方向……另外，被害者德三的右掌有这样的伤痕，可以考虑是他打算夺过凶器时被弄伤的，或者，他是否曾一度夺过凶器用它去刺对方……如果这个假定可以成立，那么，洋子伤口的状况就能随之得到解释——更有甚者，在实地调查中有很清楚的

事实,就是寝具被褥等在搜查人员到达现场前已被抢先收拾过了……是否可认为此举是企图隐蔽、消除犯罪痕迹……还有,她让一名住在店里的职员马上去医院,但为什么避开了附近的医院,却特意指定他去距离较远的市民医院呢?这难道不是洋子为了赢得时间以便对现场进行伪装吗……此外,根据警察署的案件登记册的内容,本案发生后接到山田广播器材店的报案称,有小偷进入店内。报案者,一贯都有把案情扩大、往更严重的方面报告的倾向,而本案的被害人虽然是重要的一家之主,但案情却被缩小了,并且置发生殴斗、负了重伤等情况于不顾,只是单纯地报称有小偷,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根据以上分析,虽然说明洋子就是嫌疑犯的参考性论据并不太少,不过还都没有超出类推的范围,目前尚无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尽管如此,如果从本案的犯罪动机、罪行的后果进行推断的话,在与被害者有关连的内部、外部人物之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讲得通,那就是洋子。

山口举起户口簿的誊本。

山口:这是洋子的户籍誊本。洋子曾经结过两次婚,又两次都因婚姻生活失败而离婚。此后,她在德岛市内经营酒吧时认识了被害人山田德三,不久产生感情。山田当时的妻子——目前居住在大阪市此花区,被山田赶走,洋子遂与山田成为夫妻。但是生来就喜好女色的山田,去年春天又与某人的遗孀勾搭上了。这回洋子感到自己也像山田的前妻一样,处于可能被赶出家门的境地,因为他们结婚已经十年,但她仍未能能在山田家入籍,从而感到焦虑或者绝望……最近,她曾数次向山田前妻生下的长女龙子和她姐姐葛西久子发牢骚时透露过自己的这种情绪。正巧,德三又抛开洋子、携某女人参加了同业者旅游团,结果由此而引起了他们夫妻争吵。洋子一气之下与德三分居,到昭和町和孩子们暂住了五六天才回家。案件就发生在她头天晚上回家后第二天的一早……以上是我的报告,请部长指示。

(对山口):证据还不够充分。接下去的工作就是要得到证实。

山口:我能够证实。

(淡出)

(淡入)

31. 骑自行车的坂根

坂根吹着口哨。

坂根将自行车停在店门前。

在对他实行监视的刑警迅速靠近,用手铐铐住了双手还放在车把上的坂

根。

坂根的脸刹时变得惨白。

刑警抓着手铐把坂根拽下车时，手铐却从坂根手腕上脱了下来。

刑警 D：真没办法，这小子手腕太细了，手铐都铐不住。

刑警 E：凑合着给他挂上，是那么个样子就得了。

32. 报刊标题的叠印

“地方检察院出马，广播器材商被杀事件的住店职员被捕”。

“逮捕理由：违反有线电信法，掩盖证据”。

“罪犯在内部？电线是坂根切断的”。

等等。

33. 地方检察院·大门

几辆轿车在门前停下，正等在门外的新闻记者们立即围住了轿车。

被捕的柳原被刑警粗暴地推搡着带进了大门。

34. 同·审讯室前的走廊

柳原被狠狠推进了审讯室。

阴森、沉重的大门随即紧紧关上。

35. 报刊标题的叠印

“柳原也是同案犯？据说罪名是非法持有刀枪类武器”。

“追查匕首的来源”。

“两少年拘留延期”。

“罪犯在内部？两少年的新自供”。

36. 山田广播器材店·外景

被捕的洋子被推进了轿车。

龙子跑了出来。

龙子：妈妈！

龙子用力敲打车窗的玻璃。

龙子被人抱住，轿车开走了。

龙子瞪着拦住她的刑警气愤地问道——

龙子：你们凭什么带走我妈妈！

刑警回敬道了一句——

刑警 F：杀人嫌疑——

龙子茫然地站在路旁。

37. 地方检察院·审讯室

山口检察官在进行审讯。

山口：今后此案将进入彻底的调查阶段，你要老老实实在地回答问题。

洋子（睁大双眼盯着山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不是受害者吗！
我的丈夫难道不是被杀害了吗！我又不是犯人！（划）

洋子（斩钉截铁地）：不知道！我不清楚坂根和柳原都说了什么，但我不记得曾经让他们两个做过任何事。（划）

洋子（情绪激动地）：我是无罪的！如果像你们说的那样，我还不早把他们一个不剩地都杀了！（划）

洋子：说我故意用匕首割断了电线……这岂不是太可笑了么……首先，谁知道匕首割得断割不断电线。我们家里，老虎钳、克丝钳之类的工具一应俱全，干嘛要用匕首割呀……（划）

洋子：为什么杀了丈夫我就幸福了？我们都有了孩子……（流下眼泪）没有了丈夫……我为什么就……那不是傻瓜吗……（破涕为笑）你们检察官不这么认为吗？（划）

洋子：胡说八道！你们早就想靠这些信口开河的谎话定我的罪。让我见见他们俩！让我见了他们就清楚了！（划）

坂根、柳原同洋子对质的场面。

（只出现与两少年自供内容有关的画面）

坂根：——电线是让我割断的。

山口：是谁让你割的？

坂根：是太太（以下画面转为相应的动作）太太拿出一把拔出鞘的匕首交给我，刀身差不多有这么长……说，用它把电线割断（画面结束）。

山口：你说的短刀是不是这一把？

坂根（拿起刀看了看）：就是这把。

“胡说！全都是胡说！”

洋子拚命地喊着。

服部：你闭嘴！

洋子：坂根，你说的这些是不是在梦里见着的呀！？

服部：还不闭嘴！（划）

柳原：……我按照太太的吩咐到了车站前面的日下组事务所(变为当时的画面)，出来一个年轻的黑社会分子(小坂)。我说我是从山田广播器材店来的，他便交给我一把匕首，说，你把这个带回去……(画面结束)匕首就是那把。

(划)

柳原：这个刀把子上的那些线(变为当时的画面)就是太太亲手缠的。缠的时候我见到了，还给她帮了忙(画面结束)……就是这些线，没错。(划)

坂根：……我去昭和町报信的途中(变为当时的画面)，在桥上把太太交给我、嘱咐我丢弃的东西扔掉了。

山口：丢弃的是什么东西？

坂根：是一把用报纸包着的带血的尖头剖鱼刀(画面结束)。

山口：确定是剖鱼刀？不会错吗？

坂根：是，的确没错。因为从报纸的一端露出了剖鱼刀的刀尖……肯定不会搞错的。

(划)

坂根：我听到唏里哗啦的响声就醒了……(变为当时的画面)然后，我和柳原两个人就到厢房跟前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俩从廊檐那边往屋里看时，正好瞧见太太穿着睡衣一边和她丈夫扭打一边吵着什么，一直扭打到拉门那边去了……(画面结束)

“哈哈，哈哈……”洋子突然狂笑起来。

洋子：哈哈哈哈哈……说的什么话呀……看见了？真的看见了吗？你们两个人……哈哈哈哈哈……怎么能瞧得见呢……那时是漆黑一片呀，正是深更半夜……一派荒唐可笑的胡言乱语！……(对山口)检察官先生，不要再搞这些冠冕堂皇的把戏了，我没有干这件事，不是我干的！

山口(对坂根和柳原)：你们的供词都是信口开河吗？

坂根：不、不，这怎么敢，绝不敢胡说！

柳原：太太，我看您就承认下来算啦。是怎么回事，您说出来不就得了。这件事，弄得我们实在受不了啦。

坂根(要哭出来的样子)：太太，求求您啦，我们已经给关了三十多天，让我们早点儿回家去吧。

洋子痛苦地喊叫着——

洋子：胡说！你们都是胡说、胡说！

洋子手指抓着桌面哭喊——

洋子: 胡说! 胡说! 胡说! 胡说!

山口检察官目光锐利地注视着洋子。

38. 德岛地方法院・法庭

审判长(砰砰砰地敲了几下木槌): 被告人葛西洋子, 到前面来。

洋子走上了被告席。

山口坐在检察官的席位上。

旁听席上坐着流二。

审判长: 下面, 宣布判决结果。

39. 飞速旋转的印刷机轰鸣着

报刊的标题: 判决杀害广播器材商的内妻十三年徒刑。

报刊的标题: 判决符合检察官的请求, 两少年的证词是关键。

报刊的标题: 杀害广播器材商一案已向高级法院上诉。 (叠化)

40. 高松高级法院(雨) (叠化)

41. 报刊第三版

在角落上有一条小小的报道, 标题是: “杀夫后第四年的判决, 高松高级法院今日开庭”。

42. 高松高级法院・法庭

审判长: 本案主要内容.....

坐在被告席上的洋子。

经过四年等待判决的生活, 洋子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简直让人难以相认, 她明显地衰老了许多。

旁听席上, 与一审判决时坐无虚席的景象相比显得冷冷清清, 只有龙子等几名近亲在座, 流二也在其中。

审判长: 本庭对被告的上诉理由不予认定。

洋子顿时颓丧地垂下头, 显得格外瘦小。

审判长开始宣读判决书。

洋子突然站了起来, 手铐发出一阵声响。她一边朝律师席跑去一边叫喊着——

洋子: 太残酷了! 谎言! 胡说!

洋子推开上前似乎要劝慰她的女看守。

洋子: 先生, 先生, 已经第二次搞成这样的结果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

们花了大价钱请你来,却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你根本就沒仔细听我说的话!

佐藤律师:没什么,你是无罪的……哎,我会为你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你再稍稍忍耐一下……

洋子:判决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忍耐!如此欺负我还要忍耐!

流二和高子抱住呜咽的龙子。

43. 地方检察院·检察官室

新闻记者在进行采访。

山口:——这次的二审判决就是我们办案正确的实证。从一开始,我们就怀疑洋子是有罪的。呃,我们这一方,对于判决的量刑还感到过轻了一些,至少嘛,也该判无期徒刑。甚至有人主张该判处死刑……不过,判决也表明,我们检察厅方面基于搜查所获得的犯罪事实认定是正确的、公平的。这一点,已通过一、二审的判决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就此而言,可以说我们还是满意的。

:据说,被告还准备向最高法院上诉。不过我们确信,对于最高法院的案卷审查来说,我们提供的搜查记录是非常充分的。被告绝对有罪。

44. 列车内

在拥挤得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满员列车中,高子紧紧地搂着仍在抽泣的龙子。

旁边的座位上,一群醉醺醺的农民模样的人正在唱着什么。流二终于忍不住朝他们吼叫起来——

流二:一帮子傻瓜似的!够了、别唱啦!

在流二气势汹汹的吼叫声中歌声嘎然而止。

附近的乘客们都惊惶地尽量挪得离流二远一点儿。

流二越发感到怒火中烧——一股难以名状而又不知该向谁发泄的怒火。

流二:他妈的……检察官这帮家伙还成老虎屁股摸不得啦! (淡出)

(淡入)

45. 沼津(深夜)

46. 沼津警察署·问事处

正低头办公的警官觉得有人来到跟前,抬起头来一看,不由吃了一惊。

面前站着一个满面血迹、浑身污泥的年轻男人。

警官:你这是怎么回事?

男人口中咕噜咕噜地说着什么,使人感到十分异常。

男人:德岛的事.....是我干的.....四年前.....那个山田广播器材店的.....

警官: 什么? 你说清楚点儿,说清楚.....

男人: 我.....杀的。人是,我杀的.....我是罪犯.....快.....逮捕我.....

警官仍然将信将疑地看着他。

47. 浜田陶器店·外景(晨)

龙子跑来。

48. 同·内景

龙子跑进店内。

“有啦有啦.....终于出现啦!”

流二和高子吓了一跳。

龙子: 真正的犯人找到了!

流二接过报纸读了起来。

流二:在静冈县沼津警察署.....名叫斋藤一郎.....自己承认是德岛事件真正的犯人.....当记者寻问本县警察署时.....回答说,这一问题即将得到解决.....

高子: 这上面说了半天还是模糊不清,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流二: 给报社打个电话去问问不就清楚啦!

高子朝电话走去。

流二: 龙子,打起精神来。

流二显得兴奋而不安。

49. 地方检察院·部长室

山口检察官在作汇报。

山口:对其自供的内容进行研究后发现,他供述的重要部分与事实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他说犯罪在夏天,时间为零晨一时左右。差别最大的是:他说犯罪现场挂着蚊帐,而且当时开着电灯,光线很明亮.....此外,还说桌子上有保险箱,他从中偷出了五千日元.....由于被在睡觉的男人发现,所以他用刮鱼刀向男人的胸前刺了一刀.....这些都与事实相去甚远。还有,警官讯问他的原籍、住所、职业和家庭等问题,他以不想添麻烦为理由拒绝交待.....如果是打算自杀、或决心自首的犯人,那就没有理由拒绝说出自己的家庭、住

址等。从他自供的内容判断,他恐怕是个流浪汉之类的人,想叫警察抓了他好到监狱里混饭吃,因而信口雌黄地……最低限度,我推测他大概于案发当时住在德岛一带,是个对案情多少了解几分的人吧……以上是我的分析。县警署已对沼津警察的照会做了回答,说本案已经结束……

50. 佐藤律师事务所

身着旅行装的流二正同办事员对话。

流二: 那个叫斋藤的男人的自供,看上去像是没什么根据的胡言乱语,可是……案发前一下天下过雨,这件事……这件事却完全是事实呀。我记得很清楚,也去气象部门查过了……的确是四年前那一天的天气。你说,和这桩案子毫无关系的人怎么会记得呢?

佐藤律师外出归来。

流二: 先生,我想马上和您一起去一趟沼津……(拎起旅行包让佐藤看)此人与事件有直接关系,绝对的!

佐藤: 不行不行,那家伙已经被沼津警察署释放了……说他好像精神不太正常……

流二: 啊!?

佐藤: 不仅如此……给你的……(把一叠文件交给流二)是监狱送来的通知,已经撤销上诉了。

流二: 撤销?

佐藤: 是洋子自己撤销了向最高法院的上诉请求。她要求撤销上诉的文件已经正式受理。这件事,从刑罚上已被确定,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流二: 为什么……姑姑她为什么……这样做……

佐藤: 我也搞不明白……我当律师的年头够长的了。还是头一次遇上被告人如此受欺负的例子……简直是……

流二: 虽然如此,可……

佐藤: 总之,我已经再也无法为她辩护了……比如说,即使以后又有什么人来自首,人家会说,她自己都承认有罪了,还用得着你去为她辩护吗。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流二(不知说什么好了): ……

(叠化)

51. 高松监狱

52. 同·会客室

址等。从他自供的内容判断,他恐怕是个流浪汉之类的人,想叫警察抓了他好到监狱里混饭吃,因而信口雌黄地……最低限度,我推测他大概于案发当时住在德岛一带,是个对案情多少了解几分的人吧……以上是我的分析。县警署已对沼津警察的照会做了回答,说本案已经结束……

50. 佐藤律师事务所

身着旅行装的流二正同办事员对话。

流二: 那个叫斋藤的男人的自供,看上去像是没什么根据的胡言乱语,可是……案发前一天下过雨,这件事……这件事却完全是事实呀。我记得很清楚,也去气象部门查过了……的确是四年前那一天的天气。你说,和这桩案子毫无关系的人怎么会记得呢?

佐藤律师外出归来。

流二: 先生,我想马上和您一起去一趟沼津……(拎起旅行包让佐藤看)此人与事件有直接关系,绝对的!

佐藤: 不行不行,那家伙已经被沼津警察署释放了……说他好像精神不太正常……

流二: 啊!?

佐藤: 不仅如此……给你的……(把一叠文件交给流二)是监狱送来的通知,已经撤销上诉了。

流二: 撤销?

佐藤: 是洋子自己撤销了向最高法院的上诉请求。她要求撤销上诉的文件已经正式受理。这件事,从刑罚上已被确定,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流二: 为什么……姑姑她为什么……这样做……

佐藤: 我也搞不明白……我当律师的年头够长的了。还是头一次遇上被告人如此受欺负的例子……简直是……

流二: 虽然如此,可……

佐藤: 总之,我已经再也无法为她辩护了……比如说,即使以后又有什么人来自首,人家会说,她自己都承认有罪了,还用得着你去为她辩护吗。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流二(不知说什么好了): ……

(叠化)

51. 高松监狱

52. 同·会客室